

单学鹏 / 著

男 殇



四
殇
系
列

单
学
鹏

男

殇

哈
尔
滨
出
版
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男殇/单学鹏著. - 哈尔滨: 哈尔滨出版社, 2000. 4
(四殇系列/单学鹏主编)

ISBN 7-80639-341-2

I. 男… II. 单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04899 号

四 殇 系 列

男 殇

作者 / 单学鹏

责编 / 田 戈

封面 / 于克广

版式 / 王 放

出版 / 哈尔滨出版社

地址 / 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 170 号

电话 / 0451-6225161

印刷 /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

发行 /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/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 / 13

字数 / 320 千字

版次 / 2000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 /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/ 1~6000 册

书号 / ISBN 7-80639-341-2/I·117

定价 / 18.00 元

(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调换)

引子

杏儿喊破喉咙，跑酸腿脚也没寻见钱大虎。这个亭亭玉立的山村大姑娘，迎着山风站在一块巨石上，眼圈都红了。她怎么也闹不明白，近来，心上人咋老是躲着她呢？她和钱大虎是同村人，又是在一所学校念的高中，还都是因为差两分没有走进大学的校门，同病相怜使他们深深地相爱着；按他们的年岁，本该头一两年就结婚了，可不知为什么钱大虎怎么也不肯……

此时此刻的钱大虎，就躺在杏儿脚下山坡的草丛中。他用双手垫着脑袋，有神的一双大眼直盯着飘浮游动的白云，由于愁苦的深思使耳朵一时失去了听觉。这位年轻的小伙子，要身个有身个，要牌面有牌面，站到人群中很是引人注目，就是城里娇气的大姑娘见到他，也会情不自禁地多看几眼。可惜的是他生在还不富裕的穷山沟，又因1+1分的过错没能进大学，这便使他的身价一落千

丈。叫他心中难以平复的是，邻村同校的三位朋友，从小学开始功课就不如他，他们却都进了高等学府，毕业后全分配到市里，如今都各挑一摊干起了大事业。刚才他们外出办事路过这儿，走下分坐的三辆小轿车来看他。这么一来，不光没给他增添欢乐，心中反倒像被刀搅着似的难受。当他把三位朋友送走，两条腿再也迈不动脚步，索性就躺在了草棵之中……

峰峦叠嶂，满目青翠。这是远眺的风光。如果近瞅，则是乱石成堆，间或有一片绿草，全无生机美景可言。钱大虎一动不动地躺着，脑海里闪动着三位朋友的身影：邱士敏，小矮个，黑不溜秋，一双凶光毕露的小眼睛，二十八周岁，仅仅比他钱大虎早出生一年。大学毕业后，被分配到天和市设计院，因嫌工资低扔掉铁饭碗，拉起几个哥们儿干起大生意。据说如今钱多得很，到饭店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连价钱都不来问的。——郑一杰，白胖子，总是笑眯眯的，难得能把眼珠子睁大；为人和气得过分，跟谁全能合得来，刚满三十岁便成了叫得响的翻译家，自己独挑办起“亚马翻译信息中心”，专为国家级的大工程翻译资料。不光有了个人的奔驰牌轿车，还有一处住宅和一套别墅。——端木鸣琦，更是了得，名贯全省的“年轻企业家”，领导着一家上万人的什么“电机制造股份公司”，能与市委书记市长平起平坐，年仅三十二岁呀！

与这三位老兄比起来，他钱大虎简直是粪土不如，没脸面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！堂堂五尺男子汉，别人可以做到的，他钱大虎怎么就不行呢？啊，飘动的白云，啼叫的山雀，你们能告诉我钱大虎，怎么走上出人头地的人生之路吗？身边的绿草，周围的巨石，你们能助我钱大虎一臂之力吗？——我就不信别人能做到的，我钱大虎就做不到……

“大虎哥——”杏儿拖着哭腔的呼喊。

“哦，杏儿，我在这……”

“啊——”杏儿闻声，一溜烟奔过去，扑倒在钱大虎的身上，竟

呜呜地哭出声儿。

“唉，你瞧你，这是怎么了，平白地哭什么呢？”钱大虎紧紧搂住杏儿。

“我当……我当你跟着客人们走啦……”

“怎么会呢。就是走也得跟你打个招呼哇。”钱大虎说着坐起来，用胳膊揽着杏儿的肩膀，说：“不过，这次我见过三位朋友，到大城市闯一闯的决心更坚定了。——咱们这个穷山沟，是埋葬聪明才智的坟墓，我是不能再呆下去了。”

“那……那咱们结婚吧，大虎！”杏儿一双带泪水的大眼睛盯着心上人。

钱大虎垂下头，没有立刻作声。

杏儿抹抹眼泪，望一阵钱大虎，又道：“非得到大城市去闯吗？还有半个月我在农业职校就毕业了，我们就不会承包一座荒山自个干一场？栽树、种大棚菜、养牛羊、栽香菇蘑菇、种药材……不是都能发大财吗？”

钱大虎轻轻摇了摇头，说：“这些确实能发财，可最终也仅仅是上不了档次的‘土老冒’，与当今的现代生活离得太远哪！”

“那……”善良的杏儿一时间没了言语，只用火热的目光望着钱大虎。良久，她才又轻声道：“大虎哥，我还是老意见，咱们先结婚……”

钱大虎的小心眼儿中，不知又想到了什么，慢慢闭上一对明净的大眼，思绪展翅翱翔到理想的王国。他不想回答恋人的话，也无法回答恋人的话。他甚至觉得，杏儿与他的思想，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，这也是他认为优于杏儿的地方。又过一阵儿，杏儿把钱大虎拉起来，来到一处既避风又遮眼的山洼，紧紧抱住他热火火地亲吻。她一边亲吻一边说：“大虎哥，我在你面前，总是忘了女孩子的羞耻。在咱们这块地方，像我这么大的姑娘，早都做妈妈两三年了。你也往三十岁上奔啦，再不结婚还等到啥时候？俺爸，俺妈，

一天催我几次快结婚。我是独生女儿，只有你进了我家，他们才会把一颗悬着的心放下。我到你家去的时候，听着的不是这个意思吗！——大虎哥，难道我不好吗？我自认为，女人应该有的一切我都不缺少，甚至比别的姑娘更好……”杏儿，纯情的姑娘，说着把上衣外套脱下来，平展展地铺在厚厚的青草上，继而躺倒，褪下身上的裤子，包括贴着肉的三角裤头，猛然露出姑娘最珍贵的，说：“大虎哥，你来吧，我今个就把它送给你，反正早晚我也是你的人……”

青春期正盛的钱大虎，被姑娘的果断惊呆了。他望着姑娘碧玉般的体态，特别是从没见过的那个地方，眼珠子顿时瞪得有鸡蛋大，冲上头顶的血液，在全身如洪水般地奔涌起来；姑娘确实是他的了，只要飞身趴上去就能占有，这是他连做梦都想过的，他毕竟是血气方刚的二十大几的男子汉哪！

“大虎哥，上来吧，还等什么？这是……这是前两年你就向我要求的，当时我觉得不合适，如今……如今我自觉自愿地送给你……”

周身冒汗的钱大虎，欲动又止，像是被山风吹冷静了头脑。他顺手把姑娘的裤衩往上提提，盖住那个既珍贵又见不得人的地方，嘴唇打着颤抖说：“杏……杏儿，我……我不能，这对你是极大的不尊重，也将动摇我外出闯世界的决心！——一旦我外出，将会为此终日想着你，轻易吃到的东西就无珍贵可言了。我去闯天下，会挣回很多很多的钱，将成为全村的首富，到那时我用小轿车娶你，既威风又气派，入洞房之后再办此事，其味道会比现在这么偷偷摸摸好一万倍。杏儿，快穿好衣裳，看冷丁来人……”

“呜呜，”杏儿涨红着脸收拾好身上的衣服，抱住钱大虎伤心地哭出声儿，“你……你非得去闯大城市，不去不行吗？”

钱大虎坚定而又果断地点点头，说：“嗯，是的，除此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！你自个暂时在村里，能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吧！不

过不要活得太累，一切都有我钱大虎呢！——我就不信，我比邱士敏、郑一杰和端木鸣琦他们的智商低下，从能吃苦的角度讲，他们都不如我钱大虎！男子汉活在世界上，没这点争先的志气怎么行啊，哼！”

“大虎哥，我不想拦你，也拦不住你，可你别忘了日夜牵挂着你的杏儿，呜呜呜呜……”

“嘻，怎么会呢。”钱大虎抚摸着心上人，心肺也都颤抖了，柔声细语地说，“别哭了，别哭了，你一哭我这心里边也……唔，唔，我怎么会忘了你呢？我们好了这些年，除刚才那种事还没有，别的啥事都有过了。”

“呀，不许你再往下说……”

“哈哈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”钱大虎紧紧抱着杏儿，发狂地亲吻着恋人桃红色的面颊。杏儿酥酥软软地斜躺在他的怀中，甬提身心多么甜蜜了。——这种享受，他们一直“吃”到太阳被大山接走，才难舍难离地各自返回家中。第二天，东方刚刚泛白，钱大虎便提着一个小包登程了。杏儿气喘嘘嘘地追上来，一言没发，塞给钱大虎一卷十元钱票子，眼含热泪望着钱大虎消失在茫茫的薄雾之中。此刻，钱大虎的脚步是坚定的，因为不远处的金山已经遥遥在望，凭借自身的力气和聪明才智，攀上顶峰是很有可能！当然，此行祸福，尚不能预测，惟有老天爷才能够说得清楚哇！

……

第一卷

第一章

1

天和市虽称不上大都会,但是却比省城人口多得多。东西和南北两条铁路穿行而过,使这儿成为交通枢纽,流动人口自然也就多了。随着人口的增加,自然经济也比较繁荣,大倒爷和小倒爷都爱到这来进货,应运而生的几处贸易市场也火爆起来。——初到这座城市来的外乡人,获得的头一个印象是车多人多,花花绿绿的景致比山乡好看。可是这些并不能当饭吃,谁要想终日填饱肚皮,衣兜内必须先有钱票子……

山村的年轻人钱大虎,这一天傍晚终于出现在这座城市。别看他在自己出生的山村是个人物,一旦投入城市的人流中就什么也不是了。他的一双明亮的大眼睛,一时间变得恐惧异常,瞧前看后地怎么也不够使唤了。走在马路上,不是被汽车司机训斥,就是让身边闪过的行人盯视,全无家乡父老的那种温和与嬉笑。他似

乎意识到,在这茫茫人海中,自己连一滴水都算不上啊!

炎热的盛夏,在高处的山村,凉风总是习习吹来,而在这人多车挤的城市,则如同生活在蒸笼之内。高楼大厦不仅挡风,水泥地升腾起来的热浪更叫人难以忍受。——这一点钱大虎怎么也没估计到哇!——他提着那种早已被城里人扔到垃圾筒的软提包,毫无半点目的地串人缝走着,连他自个都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?好在他的胸脯是挺直的,心中依然充满了希望的曙光,这是因为,他的兜里,有硬邦邦的一千五百元人民币!他的父母为他凑了一千元,心上人杏儿塞给他五百元。但是他也清楚,杏儿这五百元,是她从呀呀学语时攒到今天的压岁钱,不是他为闯世界外出,他是绝对不收这些汗香味十足的钱的。他当时在心中说:杏儿,我钱大虎挣回钱来,要百倍地归还你……无尽的车浪,无尽的人流,仿佛满世界的车和人都汇集在这天和市了。他虽是山村的大知识分子,可从记事也仅仅来过这里一回,所以现在称之为两眼一抹黑并不过分。这时他走着走着,猛地收住了脚步,禁不住问自己:钱大虎,你到什么地方去?……

他这么一想,脚底下就没劲了。接着感觉到,两条腿发硬发酸,肚子里头也开始叫劲。赶路过去了两天,妈妈为他做的干粮已经吃光,下一步就该动用兜中的票子吃饭了。这对他钱大虎来说,并非是桩愉快的事啊!于是,他就近坐在台阶上,想认真琢磨琢磨到什么地方去,以及花最少的钱将肚子填满。“喂,喂,你这个人怎么不懂规矩,这地场是能够随便坐的吗?一边去,一边去!”钱大虎还没坐稳,不咋友好的喊声便朝他来了。他急忙起身,接着朝前边走,心中说:这样宽敞的地方,坐下歇歇腿有啥不可以的呢?城市的限制真多,哼!在一个小胡同的拐角处,钱大虎终于又找到歇脚处,他抹了把汗,刚长长吐口气,一位带红胳膊箍的老者走过来。看打扮和迈步的姿态像个退休老工人,“嘿嘿,我说年轻人,天都快黑了,咋还坐在这儿?唔,是不是到城里来找工作的呀?”钱大虎冲

老人点点头，没心思跟他更详细地神聊，自身的智能能协助他思考问题。“哈哈，”退休老工人又发话了，“找工作到‘人才市场’去，干嘛蹲在这儿？——告诉你，‘人才市场’离这不算远，往前走拐两小弯，朝东一撤就到啦！”看来退休老工人是位热心人，言谈话语之中并无什么歹意，这迫使钱大虎不能不说声谢谢了。但是有一点他也看出，老人不希望他在这地方歇脚儿。他没心绪跟老人顶嘴，无声地提上换洗的衣裳继续朝前走，刚迈出几步，他又停住了。天都这时候了，就是到“人才市场”，人家也早就下班啦，还是先找个小店住下吧。

从高高树立的广告牌可以看到，几乎三步一处宾馆、两步一处旅店，看来住宿是毫无问题的了。宾馆房价贵，钱大虎是知道的，所以选了一家门脸不怎么华丽的小店走进去：一问价钱，六张床位的大房间，每个床位一夜三十元。钱大虎禁不住一怔，床位怎么这样贵？他家乡的山村小店，顶顶高档的才七块钱一夜，就在他打愣的当儿，负责登记的一位大姐发话了：“先生，这个价码，在天和市是最便宜的了，不信您出去再转几家，要是比这儿更贱的，您住我们这半个月不用给一分钱！”钱大虎心一动，他不能让城里人看出自己太抠门，更不能给别人一个穷光蛋的印象，因为他毕竟腰里还掖着一千五百元。于是，他礼貌地笑了，说：“钱多少倒没什么，只怕这里不能洗澡……”“哈哈，能洗能洗，淋浴室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开着！”就这样，钱大虎住下了。他放下东西，到小摊上吃了两个烧饼，喝了一碗小米粥，返回来用凉水冲了个澡，便早早躺在这一夜属于他的床上。室内的六张床，仅四张床上有人，这对住进来的四个人都是有利的，否则这么一个小房间住六个出气入气的，还不把人煮熟哇！从同室另外三个人的谈话中可以听出，他们是同伙跑买卖的外地人，口音与天和市市民大不一样，和钱大虎的语音更不一样。这三个人，全然不管钱大虎能不能休息，边啃着鸡腿喝啤酒，边大声谈笑，似乎是刚做成一笔买卖赚了钱，其兴致异常

地高涨,使得钱大虎根本无法入眠。

“喂,老二,你今几个自己去也没见着邱老板?”

“哼,邱老板是人精,他怎么会见我呀!”

“这笔买卖不能算小,按理他应该出世……”

“哼,他才不会呢。——那小子,既胆大又胆小,不到节骨眼,碰上他难上加难!”

“你别说,这才是干大事业的派头儿。”

说到这儿,啃鸡脖子的大个子,扭头朝钱大虎的床望了望。继而,他扭回头去,冲两位伙计挤了挤眼儿,他们的闲聊就此停止,接下来便是狼吞虎咽的吃喝响声。——其实,钱大虎根本无心听他们的海扯,他想的是自己明天到“人才市场”,能找到一份可心的工作就谢天谢地了。当然,刚才他听到他们说“邱老板”,他的脑海中也曾闪过一位姓邱朋友的身影,那便是同校不同班的同学邱士敏,但是仅仅一闪即逝罢了。全中国姓邱的千千万万,“邱老板”怎么会说到邱士敏身上呢。一夜无话。钱大虎很快进入梦乡,而梦中他清晰地见到了恋人杏儿,两个人还讲了不少的话——

“大虎哥,你就不会不去闯天下吗?我把几套农村致富的技术都学来了,咱们一块漂着膀子在家干还不行吗!”

“傻话,从古到今,土里刨食只能解决温饱,哪一个发大财的不是闯世界来的?”

“一听说你到外头闯,我这心就提到嗓子眼……”

“哈哈,瞧你这小家子气,不担一点风险,怎么能出人头地?我年轻,有力气,干点什么都会挣回钱票子来!”

“大虎哥……”

一声动情的“大虎哥”,使钱大虎冷丁睁大眼睛。天已经大亮。再瞧同室的三个人,早就不见了踪影。钱大虎禁不住心里说,这些跑买卖的老客真能贪辛苦哇!他迅速爬起来,洗过脸,刷了牙,匆匆结账就朝外走。他到小摊上买块大饼,边吃边向“人才市场”

奔。——醒目的大招牌，把钱大虎引入“人才市场”的大厅：人不算多，稀稀拉拉地只有几个，看来这个“人才市场”并不兴隆。

“同志，”钱大虎到窗口，语调柔和地说：“我想……我想找份工作干干。”

“好的，”对方的态度也很好，接着说：“先填一张表格。——哦，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，学的是什么专业？”

“这……”钱大虎一听愣住了。他心里清楚，自己没进过大学，更无从谈起学什么专业。如果说特长，除有一把子力气，知道下种能长庄稼，还会修个小板凳什么的，但他毕竟是他们那一块山村的“人才”，高中毕业嘛。钱大虎是个诚实人，不会转弯抹角吹大泡，于是不遮不掩地说：“我没上过大学，也没读什么专业……”

负责接待钱大虎的同志笑了，说：“年轻人，你是劳力，应该到‘劳务市场’去呀！——‘劳务市场’离这也不远，往前走向东拐，地道桥下边就是。”

钱大虎似乎到现在才明白，人才、人才，只有人才，才能进这个“人才市场”。自己是什么？仅仅是个劳动力……

钱大虎的情绪一落千丈，一向自认为自个是个“人才”，原来城里人并不承认。要是在他居住的山村，无论老少提起他钱大虎，都会齐声说他是个“人才”；还有杏儿，从没说过他不是“人才”。正因为他是“人才”，她才总是追着他，甚至百遍地催他快结婚……此刻，他迈出“人才市场”的大门，举目朝马路上张望，依然是匆匆而过的车水马龙，路边行人多得肩膀碰肩膀，莫非这些人都是上了档次的“人才”吗？——钱大虎很有点不服气，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

听人劝，吃饱饭。劳务市场就劳务市场吧！只要有个事干，总比这么闲逛有收入，再说他钱大虎身上力气还是有的。他给自个鼓了鼓劲儿，很快便来到地道桥下边的“劳务市场”。说是“劳务市场”，并无“人才市场”那样的交易大厅，只是一帮一伙的年轻人蹲在一块儿，或百无聊赖地靠着桥墩站着，几乎所有的人面孔上都没

有笑容。他们身上的衣着，远不如山村来的钱大虎整洁，这与老人们讲的古时候的“人市”又有什么两样呢？钱大虎观察了一阵儿，似乎看明白了，这些人都是等待着用工的雇主来雇哇！这就是说，自己也只能如此了。于是，他狠了狠心，把高昂的头低了低，也将自己汇入这人流之中，渴望着雇主来把他选去干活挣钱。——钱大虎的加入，引起一点点涟漪，不少人向他投来目光，因为他的相貌和打扮与他们太不相同了。钱大虎，高身个，瓜子脸，细皮嫩肉，白中透红，满身带着一种高雅的书卷气；大眼睛，长睫毛，月牙般的眉，张口是一排整齐的白牙，说他是美男子也不过分。反正在这近百人的人群中找不出第二位。如果他自己说是读研究生的，决无一人产生怀疑。时候不大，某些年轻人的惋惜目光就朝他射来，似乎在说，这样相貌堂堂的小伙子怎么还到这个地方来？

不管别人咋想吧，钱大虎最终走进了劳务市场，想以自身的气力显示生存的价值和实现挣大钱的宏愿。就在这时，求职的人群开始骚动起来，几位老板模样的人来挑选劳动力了。继而是讨价还价的声浪。钱大虎也不想错过这大好时机，与别人一块朝老板模样的人面前挤，渴望引起雇主的注意和雇用。但是，钱大虎求职的进程并不顺利。不少傻大黑粗的年轻人被领走了，而钱大虎却无人上前来问津，使得钱大虎心中甬提多着急啦！——老天恩典，终于有一位老板模样的人站到钱大虎面前，上上下下地把钱大虎打量一番，脱口道：“嘿，小伙子，行啊，你是当模特的材料，怎么也站在这儿？唉，可惜呀，本人是雇劳力，而不是买花瓶儿。”说完，便转身与一个黑不溜秋的年轻人去搭讪，而且很快便把几个小伙子领走了。

劳务市场上，剩的人已经不多啦。跟钱大虎一堆的年轻人都被雇走了，惟独把钱大虎自己留在那儿。心气不平的钱大虎，望着黑洞洞的桥洞子，忍不住长长叹口气，胸中对自个说：“钱大虎，你该怎么办啊？”

2

日头当顶，正是下火的时候，躲在阴凉处也叫人透不过气来。钱大虎无心躲避热浪，靠在桥栏杆上望着桥下的车流。他十二分地不愤，如此之大的城市，如此之多的人口，怎么就没有他钱大虎立足之地呢？他曾向雇主解释，说自己是肯出力的，脏活累活都愿意干，可雇主依然“以貌取人”，认为他这种台面的人是吃不下苦的，倒是有人建议他去考省城的模特队，跟女人们一块打连环倒有可能升发起来。直讲得他面红耳赤，看来男人长的水葱一般也是一种过错，远不如大头宽肩粗壮身架能干活计。可是，父母给了他这么个俊秀的外表，现在后悔也无济于事了。这种劣势，从他出娘胎到现在，他才真正地意识到哇！实际也难怪雇主对他另眼相看，他都是二十七岁的大小伙子了，可长相却还像二十岁出点头的大姑娘，不仅皮肉细嫩，下巴上连根细长的胡子还没有，一含笑，一眨眼，活脱脱地让人感觉一位不凡的女孩子站在面前，这怎么能让老板们狠下心来用他呢？似乎是他的这种外表，决定了他的不幸的命运吧？——头上日头晒，全身热风吹，耳畔是飞驰的汽车响，而这一切都影响不了钱大虎姑娘般亭亭玉立的身姿。就因为这种身姿和漂亮的脸蛋，使得他连站三天“入市”，都没有老板愿用他呀！这一天，他坐在桥洞子的一边，忽然间想到在这座城市中的三位同乡和同学：邱士敏、郑一杰和端木鸣琦，这三个人他们从小学就一块打连连，只因他们仨比他钱大虎多考了两分儿，命运之神才给他们做了不同的安排。此刻，钱大虎的衣兜里，装着这三位同学的名片，他们的头衔不是董事长就是总经理，单位电话、家中电话和大哥大的号码均跃然其上，拨通任何一部电话，都会有人开小轿车来接他。但是，他深思再三，就是没勇气去拨他们的电话。他钱大虎

虽没能进大学，可也是堂堂五尺男子汉，自认为智商并不比他们低下，如果登门去向他们求助，显得他钱大虎也太“那个”了点儿！不，不能，必须等自个混出个人样来，才能堂而皇之地大步迎上去，由此也显示显示他钱大虎并非是白给的。他这么一琢磨，倒觉得到天和市来就是一种不策略，如今自己这么个德性让他们碰上该怎么好？唉，考虑欠周全哪！

一连多日无人雇用，钱大虎深感问题严重了。每日破费 随身带着的几个小钱，长此下去怎么得了哇！三十元一夜的旅店他再不敢去住了。为省几个钱只好到火车站的长椅上去过夜，或者干脆与其它求职的年轻人一块龟缩在大桥底下盼黎明。头脑灵敏的钱大虎，知道这不是一种长久之计，应该寻找一个良策增加一点收入，才不至于迅速掏空了口袋没饭吃。为此，每当他下了“人市”，便满世界去转悠，寻找机遇干一点什么；抓彩票一类的事他是绝对不干的，那等于白送钱给别人。这一天，他到了农贸市场，见从农村拉来的新鲜瓜菜正卸车，周边围了不少小贩，都争着抢着进货。他意识到，这里头肯定有利，否则不会有这么多人来批货；当他替别人抬了几个大筐之后，悄声询问进菜老者说：您批这么多菜，能有多大利呀？老者漫不经心地回答：每天怎么也闹个三头二十的。钱大虎暗想，这倒是一条风险不大的生路！第二天，他以每日三元钱的价格，租来一辆破旧的自行车，也到这儿批了百十多斤时令蔬菜，驮到宿舍楼群里的小市场去卖，结果半天多的时间挣了十五元钱，满够他一天吃大饼咸菜了。他很高兴，信心倍增，接二连三地又干了几次，每天都赚二十多元，最多时竟达三十五元。

钱大虎尝到甜头儿，干脆不去上“人市”了，专门做起小菜贩子。既不用起执照，又没有人向他收税，税管人员一问便说“自产自销”，最多一天花三毛钱的环境卫生费。而且他卖菜，大姑娘小媳妇都爱买他的，时不时有买菜的“熟人”跟他搭讪，实际上与他的清秀外貌不无关系。十天下来，他一结算，除去吃饭、住宿、租自行

车等费用,居然挣了二百三十五元六角四分钱。——当然他住的是每夜五元钱的地下防空洞,吃的是烧饼面条一类的解饿就行的食品。——这下子可把钱大虎乐颠了,真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哇!他禁不住想,这样干下去,粗打着每月去了吃喝也能剩六百多元,顶他家乡所在县的县委书记的收入了,一个月顶在山村当代课教师三个月的工资,是可以长期干下去的。难怪人们都说城市里的钱好挣呢!这一日,钱大虎正兴高采烈地卖菜,猛然间一辆小轿车停在他的面前:车门“砰”地一响,从车上迈下一位矮个子年轻人。这人气度不凡,穿戴都是名牌货,面色比较黑,戴着一副墨镜,给人一种莫测高深的感觉。钱大虎见此人来到他面前,以为是买鲜菜的顾客,笑脸迎过去说:“先生,您要点什么菜?”

戴墨镜的年轻人不语,微笑着直视钱大虎,可是钱大虎没有敢看对方,仍低头垂手地侍候着;黑面皮的年轻人慢慢把墨镜摘下来,冷不丁地说:“你瞧我是谁——”

钱大虎闻声猛抬头,一下惊乍地跳起来:“啊!邱士敏,是你呀!哈哈哈哈哈!”

两个同学大笑着抱在一块,互相拍着对方的肩膀头儿。之后,邱士敏一本正经地说:“大虎,你咋到这来干这个?”

“唉,不干这个干啥?”钱大虎打着唉声说:“我不能比你,没大学学历……”他没说下去,惭愧地把脑袋低下去了。

“咦,没进大学怎么样?没进大学就不能干大事业了?”邱士敏一本正经地说:“哥们儿,走,跟我去干!”他说着就要拉钱大虎上轿车,全然没看小摊上的一大堆菜。

钱大虎打着坠儿,说:“喂,士敏,这还有一百多斤菜呢!”

邱士敏用穿着皮鞋的脚,狠劲踢了一下菜筐子,说:“嘻,这破玩艺,咱不要了,能值几个小钱儿?”

钱大虎毕竟是苦中长大的农村孩子,说什么也舍不得扔掉这一百多斤鲜菜。最后,两个人商定,明天钱大虎到邱士敏的公司去